

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十八目次

經濟

明二

吏部尚書倪舜咨岳

江西右布政使楊名父子器

刑部尚書洪宜之鐘

刑部尚書屏元黼黻

都察院右都御史金德潤澤

南京刑部尚書潘廷芳蕃

山西參政張時勉敘

都察院副都御史陳宗之鎬

弟欽附

兵部左侍郎潘仲魯希魯

子徽附

兵部左侍郎陶世和諧

刑部尚書顧惟賢應祥

兵部尚書姚英之鏌

工部尚書章以道拯

山東布政使姚鳴南鵬

工部右侍郎陸元望杰

福建按察司副使陸君美併子鈞銓附

刑部侍郎虞維明守愚

都御史魏士華英

右都御史俞良佐諫

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汝成玉

兵部尚書胡永清世寧子純繼附

江西叅政張用載大倫

刑部尚書何世光鑑

工部侍郎龔寶卿輝

江西左布政使俞舜臣葵

兵部尚書毛汝厲伯溫

兵部尚書張惟靜時敏

兩浙名賢錄卷十八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八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謨

楚黃樊齊宏謙終氏閔

經濟

明二 共三十一人

吏部尚書倪舜咨岳

倪岳字舜咨禮部尚書文僖公謙之子謙嘗奉命祀北岳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岳因以命名岳瑰瑋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

士入翰林爲編修、考校纂綴、精詳安雅、進講

上前敷

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

上喜、歷陞侍讀、至

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禦戎利害、無不曉暢、每大

庭集議、慨慷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所裁

定、成化二十三年、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

尚書、岳爲侍郎、疏言、上詔可、裕方正持大體、禮文事

多屬岳、每見岳、疏輒稱善、不帝已出、時禮臣有欲改定

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者、岳言、馬融、王弼之徒、其

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

道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良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億定進左侍郎未幾代裕爲尚書內臣韋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於四川岳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物聽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兵部叅贊機務十三年召入吏部爲尚書岳才學識量優於經濟於諸卿中惟惟遜馬文升至論國事亦不肯苟徇先是

文升嘗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岳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

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岳議良是十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岳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事狀略云近歲虜酋毛里駭阿羅出孛羅忽訖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輅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

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
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
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
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
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旣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
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
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旣安遂
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厯廟慮遣將徂征奈何
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

僖爵優游朝行，輦帛與金，克初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擄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擄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鈞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樵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噬邊軍之功。望敵奔潰，又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

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疲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亢。兵家與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留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後。仰關而西。徒步千

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并落空虛幸而
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勝矣他向何
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齋輕齋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
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
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
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粟而給塩
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
之利官給日濫塩法日沮而邊儲不克如故也又朝廷
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

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徂之習或以茶塩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糜費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酒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未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弊而無養之之術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

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紛、據指掌之圖、肆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雖吾之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畏半月之糧、

揚威武掃蕩腥膻使河套一空遼陞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發險僥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因德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翦建州之衆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朵顏諸衛不過溫

縻保塞以固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邊
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
東勝不可守。旣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
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地皆受
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
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
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此實寡謀。
故爾人謬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
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

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國朝父子爲翰林學士得並謚文自岳父子始文集並傳自王忠文後再見云

江西左布政楊名父子器

楊子器字名父慈谿人咸化丁未進士歷崑山高平常熟三縣令皆因時立政以循良稱績最陞吏部考功主事倡五經會武謂胥局清嚴不宜汎有交游則謝曰吾

學不欲以仕廢。顧以地絕人邪。愈益延禮名流。討論羣籍。非甚病。披覽不輟。於時陳邊務十二事。銳意經濟。會起孝廟山陵。聞中有水石。抗疏言之。爲誣者所構。下詔獄。開部臺諫交章救之。得免。晉驗封員外郎。郎中時。通瑾方熾。附者如蟻。獨不一屈膝。卒以驕亢。不阿。出爲湖廣叅議。分守辰常道。會榔桂賊起。子器獨提偏師平之。地方安堵。轉福建提學。副使程督嚴明。人稱精鑑。陞河南右叅政。時山東流賊渡河走襄鄧。衆謂已無可虞。子器曰。賊逼土兵必反。奔汝州。河洛得無震乎。乃兼程。

赴之而賊已薄城下輒輟食登城嚴令以徇賊遂引去
子器故多疾自是懇疏乞休而冢宰楊一清雅知子器
才方欲大用爲寢其奏進本司右使未幾轉左會江西
華林桃源寇攘繼作方慎選藩屏大學士費宏丐於吏
部改授江西畢力宣猷疾益增劇以入覲道卒子器志
存經濟故學必期於有用凡天下郡縣要害九邊阨塞
以至山川道里官府省署無不了了或扣之輒歷道其
故如懸河性剛介尤惡華侈雖都通顯而服食如諸生
時餽遺故舊僅取成禮或以入覲勸備土宜者輒誦于

少保兩袖清風詩以謝之所著有雲湖讀書記長平雜稿若干卷藏於家

刑部尚書洪宣之鐘

洪鐘字宜之錢塘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值江西福建流賊甫定承命往審處之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龍南廣東之程鄉率流移混雜習於鬭爭以武力相尚是以易闕而亂譬若羣豺虎而激怒欲其無相攫噬難矣宜及其平時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其子弟銷其兵器易之以

詩書禮讓庶幾潛化其奸宄時以爲知本之論陞江西按察司副使進四川按察使繼屈銳後流獄明敏剖決如流犴無留繫民歌之曰洪不支鍋屈不解擔以其迅決便下不久繫方民業也由是豪橫屏息自土官宣慰使皆惴惴奉約束安氏世有馬湖恃力驕僭爲地方患鐘從容畫策去之請吏於朝遂以帖定累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先是沿邊墩堡久廢每胡騎長驅莫爲牽制鐘建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

庸關延亘千餘里。自是緩急有賴。奏減防邊官軍六千人。歲省廩粟以萬計。未幾召還。改撫雲南。又改貴州。奉命督漕兩淮。晉右都御史。出掌南京院事。陞南京刑部尚書。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特命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賊丘仁楊清出入洞庭。阻水爲險。轉掠城邑。人莫敢撓其鋒。鐘以計擒之。蜀寇藍五郎老人等聚衆煽結。往來川陝間。遠近騷動。鐘曉暢軍機。運奇制變。涉歷險阻。深入賊巢。生擒渠魁二十八人。招降羣從十餘萬。擄州

楊宣慰兄弟讐殺，流劫重慶，保寧諸郡。鍾客授方略，謂兵勦平復其故業。朝廷七降璽書褒勵，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堅辭不獲，則引年乞歸。章七上始得請，仍進榮祿大夫，錄其孫一人監。嘉靖改元之壬午，朝廷念鐘壽考，詔進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玄熏羊酒，遣有司勞問。無何卒，謚襄惠。鐘狀貌魁傑，目光朗秀，論議英發，善計天下事，析是非較成敗如數黑白。至臨陣決機，若脫兔，敵人無不在其彀中者。然制師以和不拘拘，節制而卒所向無前，說者以爲得隴西之遺意云。

刑部尚書屠元勳勲

屠勳字元勳，平湖人。登成化己丑進士第，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所處皆劇，曾剖決如流，而手未嘗釋卷。嘗曰：「士當無書不讀，無事不究，其自勵如此。」尚書林季聰尤倚信之。凡大獄有疑及事干權貴者，必屬勳。勳孤行一意，執法堅正，不爲權勢所撓。在公卿間，年雖最少，而風采凝峻，議論明剴，卽素稱倨偃，不下人者，皆歛衽敬服。直聲勁氣，隱然表於朝著。陞南京大理寺丞，尋進左少卿。上言十事，多見採納。若暑月疏。

決囚徒兩京一體五歲一遣官審錄州郡刑獄著爲令
時漳州溫文進作亂勲奉勅視師梟其首惡而散其黨
與一方帖然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
整飭薊遼邊備勲以密雲孤懸每有警救援不相及潮
河川積石漫衍守截爲難黃花鎮拱護諸陵而守備單
弱奏分薊州爲中路以密雲東昌爲東西二路使互相
策應於潮河川作虎落且礮石布蒺藜鑿坑窖而於其
內築石爲城番有人馬於黃花鎮增置營壘及戍卒若
千人三路旣分潮河黃花鎮皆有備由是兵勢聯絡賊

不敢犯熊兒峪有寄操騎兵營去水十餘里鑿井數十丈皆堅石馬日止一飲馱水至用十錢坐此困弊猪圈頭開地平行不當扼要每春夏雨水汎溢營壁傾圯調隣路修築兵人苦之勲至歎曰無水而安營捨要地而屯沮如皆兵之忌也乃奏移寄操營於熊兒峪之南平移關於猪圈境外之南北水峪兵既得水又有出境耕稼之利歲省戍卒數百人晉刑部左侍郎會壽寧侯與河間民爭田而訟勲奉勅勘曰母后誕育其鄉而與細民爭尺寸土非國體卒奪田歸之民無何丁內艱起復

改左副都御史仍侍郎尋轉右都御史正德初上郊祀籍田幸學三事援據經傳傳以時事歸其本於講學而以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爲講學正心之要乞常以進講識者韙之陞刑部尚書時逆瑾用事乞奏請必先關白勲執不從曰如此是二君矣瑾用是銜勲而勲亦力求去加太子太保賜玉帶麒麟服以歸卒年六十有九賜祭葬謚康僖子應埴副使應坤叅政應埡諭德埡子孟玄封吏部主事仲律知府叔方憲副孫謙提學副使皆成進士有令名

右都御史金德潤澤

金澤字德潤鄞人以應天江寧籍中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爲四川右叅議尋轉右叅政播州宣慰厚饋以金幣毅然却之至以庶長奪嫡竟置之法革三長官司撫安七十二寨夷民駢首歸命流賊李廣蜃聚五千餘人戮通江官吏傾其帑藏東鄉王伯榮叛尤犯順焚蕩縣治澤前後設畫偵其渠而殲之夔賊野王剛鼓衆猖獗克斥湖陝上命三省督兵會勦澤下重賞之令竟磔剛於市積功陞廣東右布政使

未幾轉左時汀漳盜起有司無遠略不急捕其勢浸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散焚劫掠幣藏殺官軍騷然爲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發於西掠其南則竄於北當路者以爲憂議曰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隣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重臣開闢要地以節制之則賊守專而盜易平矣題具奏其事孝皇俞其請因陞澤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澤奉勅撫定便宜行事先榜令自首乃嚴督緝捕斬賊首滿天明等八百餘級論功罪明賞罰人多

感奮思效。猛獠洞蠻。開風向化。四邊以寧。又以四省犬牙。任委專一。每有警急。事難責。職奏請于交錯地方。州設判官。縣添主簿。各一員。並不別差。專委操練。機快緝捕盜賊。一遇竊發。卽用責成。又檄下撫屬。各於險要處所。設立關隘。卽僉編附近居民之壯者。防守要津。禁遏奸細。由是盜賊絕踪。四民樂業。至今二百年來。桴鼓不鳴者。澤經畫得宜之力也。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兵部。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致仕卒。

南京刑部尚書潘廷芳蕃

潘蕃字廷芳崇德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以平允聞出守安慶安慶民甚安之而郡人有要路者銜蕃改治鄖陽鄖陽初創界接陝洛流民歸者如市蕃因撫以土著遂稱善郡歷奉政左右布政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凡扞禦撫輯積五歲而天子無西顧憂轉南京兵部右侍郎陟右都御史總督兩廣時黎寇符南蛇等大肆禍於海南衆號數萬蕃前宿規方略至是親統兵逆擊大破之生獲首首磔於市蠻氛以息論功擢都御史思恩知府岑濬思州知府岑猛叔

姪爭地舉兵仇殺至是潛攻陷思州猛窮走軍門所授
蕃令人馳諭思思曰人臣擅攻殺罪大逆不赦能罷兵
者我全爾思思不能卽殺潛潛終不聽叛形益張蕃籌
其所居道里遠近險易批亢乘危分六哨以進勢不能
支潛遂伏誅餘者殺降殆盡豐湖十三徭寇及惠州古
三仔唐大髻等憑恃蠻戾阻兵稱亂蕃督率部兵分爲
兩翼左右掩擊斷其吭而答其背於是殲古唐渠魁而
遺黨悉平蕃在廣五年屢大戰伐前後斬賊首一萬三
千有奇瑾橫蕃耻爲俛屈屢疏求去遂得請馳驛以歸

先是岑濬既平蕃議以思恩改設流官岑猛失守府治當降同知劉大司馬大夏計獨相左乃奏徙猛別府而思州亦從改革蕃去廣岑猛復叛瑾素忿蕃遂用此爲罪械蕃及大夏下之獄謫戍河西瑾誅詔還田里優游林野日與農人相對桑麻村徑信其所之沾沾自喜人有規其爲子孫計者輒曰爾又欲合已而遺所不知何人耶蕃歷官久未嘗起一第時人爲之謠曰尚書歸來無第宅稅地種花兼種魚舉網打魚魚換酒花前醉倒老尚書蕃聞之大笑亦不問誰之所作也年九十七卒

山西右叅政張時勉敏

張敏字時勉世爲海鹽人曾祖景福檢校開封府從征雲南戍大理因家焉敏少負奇有才名領雲南鄉薦會試春官輒不利弘治己未謁選得知蘭州蘭州密邇虜巢虜時時剽掠州民苦之敏嚴譏察逐斥埃奸細至輒擒斬之自是虜不敢輕入州氓多家村落城中惟藩邸軍衛人素侵暴百姓輕州官敏乃一切裁以去民乃安善聽斷摘人隱伏多曲中遇事敢爲嘗勘牧地之久爲豪右所據者盡追復之還於官遷西安府同知

餉期歲完通者五十萬而民不怨擢馬湖知府時川蜀盜起鄂藍廖喻諸賊首勢猖獗甚自夔達蔓延保順諸郡營連十餘里衆號數萬兩川震動總制洪鐘知敏雄武有謀略特屬任之敏請選兵自當一面曰賊雖兇獷然皆烏合之衆易與耳進遇於通君門鎮敏麾衆大呼直前無不一當百賊奔追斬幾盡溪水皆赤自是賊氣沮喪所向有功鎮巡倚以爲重制府上其功進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綿利等州兵備當是時鄂雖就擒而其黨廖陳輩復糾衆爲亂洪鐘曰渠魁已伏誅餘出脅從

法當撫定。若一槩兵之恐玉石俱焚。非天兵弔伐意。願
衆莫敢任事者。敏乃請徇往。遂單騎入賊營。賊露刃以
俟。敏厲聲曰。吾爲活汝輩來。寧畏死邪。因宣布德意。曉
以禍福。衆感激泣下。陳賊首詣軍門聽撫。散其黨二萬
餘人。廖憤陳先受招。乘夜劫營。將并害敏。敏笑曰。吾不
畏死。但恐大兵且至。汝輩無噍類耳。賊爲之吐舌。時子
淮自浙來省。得報冒鋒刃入賊營。願與父同死。敏以宗
祧事重。促之出。貽書兩司宜。進兵攻賊。毋以予故遺地。
方患又與其家人訣曰。以死勤事子之分也。汝第治裝。

歸賊尋悟送敏出管敏既出偶墮崖傷足乞致仕不許
復起治兵事既而都御史彭澤來代鍾總制尤知敏因
問平賊計敏謂旣撫而叛非實有降意特借是以老我
師耳宜及公初至亟集兵勦之乘其不備可一鼓而絕
後患澤竟用其言平賊進山西布政司右叅政遂致仕
卒年五十有七

副都御史陳宗之鎬

弟欽附

陳鎬字宗之會稽人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京遂
占籍欽天監舉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丁未成進士授禮

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爲人
明敏有吏幹董學時校閱精覈公廉詳慎終始如一諸
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洙泗志以振發
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
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叅政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
流劫郡縣民之貧無賴者蟻附其間徒黨日衆鎬設方
略督官兵以次討平之餘賊未盡朝廷卽晉鎬都察院
副都御史巡撫其地鎬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
賊爲良民乎於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湘湖間素服

錫威信見檄卽盡散歸農負固阻深者皆喁喁有更生之樂每語輒曰非陳公孰能活我未幾以疾乞歸命未下而卒弟欽字諒之蚤負文譽與兄錫齊名又同登科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政秉持清格峻拒請託豪貴者側目咸思中之會武庫郎婁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握手避莫敢暴白欽獨奮身疏其寃狀詔并逮欽同繫者二年婁病日寢賴欽周旋之得不死久之婁乃獲免而欽亦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爲畿輔要郡簿書填委欽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踴躍風發百

廢具典以時巡行屬縣問民所疾苦。肅有司賢不肖而勸懲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爲陳母。弘治乙丑。入覲吏部。舉二千石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欽首與焉。晉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欽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所著有自庵集。與兄桀庵漫稿並行於世。

兵部左侍郎潘仲魯希魯

千歲附

潘希魯字仲魯金華人。登弘治壬戌進士第。選翰林庶

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時閹豎初橫，希魯灼見其幾，遇胡
芽卽逆折之。有汪銓者，故太監汪直義兒也，乞陞錦衣
衛鎮撫，帶俸守塋。希魯卽抗疏奪之。其略曰：世祿以及
子孫，鬼神不歆，非類內官本無後，而強求世祿之恩，義
男本異姓，而欲冒他鬼之蔭，疏人中官皆切齒。旣又勸
上降大孝，勤聖學，節游樂，遠佞倖，人事其他語皆剴切，
不便權近而逆瑾，遂謀中傷之矣。正德丁卯，差湖貴二
省計處邊儲，陞吏科右給事中。時瑾虐焰方熾，凡差者
還，例進賂以免禍，有司亦致千金爲備。希魯毅然却之。

曰我爲諫官不能爲朝廷除惡我之罪也奈何復助之乎瑾又諷希曾多叅劾爲賄地希曾復不從瑾大怒矯命下希曾詔獄杖之闕下奄然而逝瑾快曰死矣左右員以出久乃甦當時見瑾者雖公卿必屈膝卽被謫譴亦必辭以行希曾旣除籍爲民獨不往還鄉里杜門不出日惟課子弟讀書章楓山懋於人少許可獨稱希曾清修苦節且貽之書曰執事前歸賢於二十四考中書矣瑾誅起爲刑科右給事中奉詔持節往使安南陞禮科左給事中反命以工科給事中陞南京太僕寺少卿

先是潞和之民困於納馬爲奏更折色民大稱便而馬價視昔易完嘉靖癸未遷南京太常卿改比提督四夷館時大禮未定議者紛紛希魯慮其聚訟而貽患也作大禮問以解之一言出而羣議遂息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惠州黠賊賴貴聚眾肆虐進兵勦之空其巢洲頭餘賊曾蛇仔七巢並興大肆毒痛遠近震恐希魯發諸路兵夾勦賊大懼乞降且襲執通判董鳴鳳以要我希魯曰此賊故智耳昔人常墮其計容復蹈乎乃下令曰通判自償事不足恤有能拔

之出者予弗死。益督進兵力戰賊大敗。賊其魁俘獲以萬計。於是犂其庭籍其田以業貧民。審其脅從者分配內地而通判卒獲全。召拜工部右侍郎。會河溢沛縣。漕渠淤塞。或議開昭陽湖新河。費且數十萬。死者數千人。而工不克就。命希魯兼憲職往蒞之。希魯議以沛漕之淤塞。由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由上流之未疏。今宜疏支河以殺其勢。築長隄以防其衝。然後鑿通沛漕。自無復淤之患。乃上疏其略曰。河流故道非一。其大而要者。若孫家渡。趙皮寨。乃上流之東。河沛縣飛雲橋。乃下

源之支河弘治以前三支分流會於淮而入海故徐沛
不受其害邇來上流二支俱就湮塞全河東下併歸飛
雲橋一支下束徐呂二洪上過閘河流水溢爲游波茫
無畔岸於是決隄壅沙大爲漕患今日之計固當挑濬
舊漕以通糧運加築隄岸以防衝決然非疏上流之支
河將來秋水復發沙雖挑而難保其不復淤隄雖築而
難保其不復決探本之論固有在矣上嘉納焉至濟
卽達觀徐沛淤漕閱新河險阻沿黃河出豐單以求夾
嘴奔衝之迹洞悉利害而得其要機遂築長隄起卑至

沛凡四百十餘里時建議者欲別遣官相度意在阻其成適有旨下希魯計處乃復上疏其略曰漕渠廟道口下忽淤數十里者由決河西來橫衝掣開河水入昭陽湖以致開水不復南流而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沙停而淤也今宜加築東隄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隄以防黃河之衝俾其自北而南常由故道則沙不復淤矣臣愚且拙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爲苟且之計惟欲因舊以爲功從省以濟事順水性以除患故舍新河而修舊漕者圖其易也沿黃河爲隄者防其溢也停築派夫

十數萬僅用河夫數萬者恐民勞也罷顧募而行犒助者慮繼費也上復納之於是役夫費銀不滿二萬不期年而功成沛漕流通歲運如故己丑秋境山河忽西徙三百步亂石絕河湍流下射高數仞雖虛舟不得上有冒險而下者十覆三四遠近駭懼舟戒弗行希魯命穿故河廣十步以通水稍截徙河逼之東兩涯下埽以漸相屬及兩埽漸逼河流激盪乃決入故河奔放衝濤一夕河廣一倍二三日盡復其舊人謂禹之行水弗是過也論功陞俸一級召入改兵部右侍郎未幾轉左一

旦以無疾卒贈兵部尚書賜祭葬子徽嘉靖己丑進士累官福建按察使以公廉稱乞歸不遂奔母喪哀號慟絕僅終制而死

兵部左侍郎陶世和諸

陶諱字世和會稽人弘治乙卯領鄉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丁外艱起復當武宗初政閹宦擅權是非顛倒諸遇事敢言其大者戒逸游一事專斥巨閹劉瑾丘聚魏彬馬永成輩蒙蔽聰明迷亂國政宜寸斬之以謝天下瑾大怒誣以他事杖之

爲民族又指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及知名士五十三人
爲黨人錮之憾猶未已也以詣嘗巡視十庫駕言欺隱
布疋械繫至京下詔獄廷杖意必斃之會有營救者得
不死謫戍肅州諸輿疾就道親友送別者多泣下諸蘭
吟曰只在乾坤內何須歎別離聞者壯之瑾誅詔還家
閉門讀書養母者十餘年嘉靖改元世宗皇帝采錄
天下名人乃起復原官未至陞江西按察司僉事區處
發運南京水兌省費鉅萬轉河南按察司副使管理河
道立法沿河種柳固堤傍植葭葦采取菴埽以當草束

椿木、棘麻，則以水利河道、贓罪紙米俱准收折，纖毫
取於民。總理臺臣奏請通行，歲省費十餘萬。擢本蕃叅
政，適太行賊陳卿爲亂，山西、河南二省當會勦，諸默自
定計。帥未會，卽以奇兵擣之，遂擒卿。地方底寧，進右布
政使，尋轉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
處軍務，兼理巡撫。時七山賊趙宗欽等煽亂爲地方患，
諸密授方略，潛兵襲擊之，生擒賊首餘黨，倒戈出降。願
赴軍門聽調，爲畫地安插之。七山平，獨連州大帽揚旗
竿，以爲天會，結石棚，懸滾木，機毒矢，兵至如雨下，不

可近前選銳卒二百衣婦人服挾短兵背繫竹筒貯火藥且以爲號夜援藤上揚旗焚廬舍草木大兵鼓噪山下聲震天地賊驚潰相蹂擊二百人從中所斫之遂盡破大帽岩塘等諸寨誅無敵王興隆僞都督總兵林宗福等有名賊首三十三級俘獲無算投降新民三百八十三戶諸總督四年凡六出師皆大捷每發兵諸將同受方略而行及其成功不爽毫髮會兩廣缺總督擢諸兵部右侍郎兼臺秩往蒞之先是羣盜憑恃險阻聯絡州縣甚至僭號畧僞官不知有朝廷者數十年諸至召諸

所苦賊熟彼中狀者，密訪之，更遣幕下敢死士與俱，遍入賊巢，盡圖其險易，虛實以歸。諸一覽賊在目中，曰：「不難也。」但念海賊飄忽無定，湏先勦之。乃作灣尾巨舟於番禺海濱，計賊必來焚我新舟，伏水兵以待賊。果至，大破之。溺海死者過半，殺賊謀主陳邦瑞，賊首乞降，得丁壯千八百人，分遣之。乃征平南破石馬仙臺花相等山寨，斬賊魁雷公招，潯州以寧。於是親督兵，悉力於東西山。按圖刻期，四路分擊，使不得相救。盡破巢寨一百二十五處。德慶陽春等寇悉平。分屯設守，而還。未幾復勦。

瓊州黎斬移佛二等一百四十級降從賊一千一百有奇撫處巢洞者五以母老乞身歸養累疏不允竟聞訃奔喪歸服闋起肅本兵日夕考求職方險要諸將勇怯思欲振刷九邊之弊會九廟災陳乞致仕歸丙午遘疾卒贈兵部尚書隆慶元年有司上諸行誼勲業追謚莊敏

刑部尚書顧惟賢應祥

顧應祥字惟賢長興人少警敏善屬文踰冠與計偕連舉進士授饒州府推官發摘如神明顧時時有所縱舍

以示寬貸吏民畏服連攝大縣人人稱平府缺守則又攝守而會姚源洞大盜起虜樂平縣令汪和衆洶洶無所出祥挾一老卒御羸馬叩賊壘曰司理來賊大驚爭出迎曰非我領府君耶乃肯辱臨我祥爲緩頰數語利害賊立釋令去曰府君活我不復反矣以臺諫徵至則年不應格遷錦衣衛經歷時總帥錢寧幸用事祥其屬也獨折節願交祥祥異謝不爲動寧當上自免疏屬祥草祥故爲峻語風之寧謝曰領君愛我深耳此白簡語也出僉事廣東汀漳山寇起囑三省中丞王守仁討之

祥以兵挫其鏑鹵酋雷振溫等殺千四百餘功上未報祥又移兵逐海寇金瑋韓亞颯等覆其巢又移兵芟郝桂寇級千餘始報還祿一級祥之治嶺東道不捨遺其用師再起省一越郡威望赫然擢江西按察副使歷山東藩臬使超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所規畫上事二十餘條滇人無不稱便者母喪服除再撫雲南時元江酋那鑑悖不受法衆方議用兵祥持不可曰此困獸可緩而縛也會祥遷南京兵部侍郎以去後至者不勝功迫之果失一布政使以敗召爲刑部尚書甫

三月，柄相自負推轂恩，祥故爲不知者待之，無加禮。柄相志甚，諷御史誣劾，遂調南京刑部。居二年，請老歸。與將尚書瑤、劉清惠麟諸名公，尋撤城之社，每一篇出人爭傳寫。評者謂其詩似白香山，書似趙松雪。祥大然不屑也。祥少從陽明增城二先生游，然不甚傳依其說，其所持衡足破世學之的，而不立門戶，及教授諸生，以故無傳者。於學不名一家，諸六籍九流百氏，言人人殊，祥剖析而衷裁之，其最喜者九章勾股法，謂能以人法窮天，乃推宇宙得無師之聖，所著有惜陰錄，人代紀，授

時曆法測圓海鏡弧矢算術讀易愚得尚書纂言明文
集要行於世

兵部尚書姚英之鎮

姚鎮字英之慈溪人登弘治癸丑進士第授禮部祠祭
司主事晉精膳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司提學僉事廣西
邊省士寡聞見鎮立宜成書院簡其俊秀延五經師教
之食飲筆楮皆鎮處給士皆感奮力學成名者衆陞福
建按察副使平大帽山賊劉龍等斬首三千餘級隨改
督學興泉建汀未有春秋易學鎮選明經分教諸邑絕

學始興甲戌朝覲吏部舉故事方面官才望懋著者賜
燕幣旌其賢得十有五人鎮其一也陞貴州按察使福
建山東布政使兢兢矯矯厲不私出納羨餘罷吏胥班金
之罰一時藩臬以爲稱首陞都御史巡撫延綏時武
皇帝先以十萬衆駐蹕其地公私皆匱各郡皆飢鎮調
度兵食人不知擾延綏士卒素忠勇鎮厚撫之月給糧
餉遣人督送其家凡將領不得私役一兵驍勇士悉引
見慰勞由是人樂爲用嘉靖壬午虜寇涇陽全陝大震
鎮以遊擊彭英勇略使率所部出西路釋指揮卜雲於

獄爲英貳皆誓決死戰偵虜方寢前鋒過其壘砲發虜
悉衆而南前軍逐襲其後英等大軍乘之斬首八十餘
級虜衆悉引退陞工部右侍郎提督易州山陘未幾陞
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田州土酋岑猛侵奪隣境屠
戮土官結納逆豪抱諸不軌鎮巡舉奏調湖廣永保兵
勦之鎔至倉卒調集兵糧初諭猛自歸待以不死猛不
聽遂親督師進破定羅丹梁猛子邦彥率驍將韋好陸
受列十二營拒戰我師奮擊誅奸受衆潰邦彥走死猛
奔歸順歸順土官岑璋故猛婦翁而女失愛素憾猛乃

密檄千戶趙柵澗之璋遂受命計取其印而鴆殺猛斬其首馳詣軍門興州悉定捷聞降勅褒獎進左都御史太子少保蔭子錦衣百戶班師而還西盧撫煽誘恩恩王受襲執田州王熊兆要赦於朝鎮謂交南麓川既平復叛姑息致然二酋不誅何以懲後復請進兵會布政嚴紘斷鎮倡言植實不死御史石金入其言劾鎮罔上寡謀攘夷無策以致再亂鎮遂得罪致仕以歸旣而陝西三邊缺總制閣臣以鎮舉鎮聞命就道延綏望鎮如甘雨莫不效死鎮嚴督諸鎮摧殄虜寇寧夏甘肅相繼

奏功以老請得致仕歸門人在朝者皆相俸爲建書院
於東臯之濱讀書其中澹然不累聞達卒年七十有四
鑄賦性方嚴度宇恢豁不顧覬尺寸而豈弟長厚門人
親炙如慈父胸臆淹博涵養高明遇事輒問是非不計
利害所守甚介在山東得藏銀無標識者若干吏密送
鑄所輒升之籍上其數於監司在廣西討賊軍餉止用
四十餘萬而後繼者主撫乃用七十餘萬始服鑄之潔
云所著有東臯文集奏議若干卷

工部尚書章以道牀

章拯字以道，楓山先生懋之從子。自幼穎悟，懋授以易學，暮月盡究其旨，懋曰：「此非凡兒也。」勉以聖賢之學，遂一意踐履。造詣日深，博極羣書，洞其理要。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工部主事，改刑部。因忤逆瑾，逮問。謫梧州通判。時僚吏數百，嘯聚馬平，拯單騎往諭，開以朝廷大義，僚遂解散。瑾誅，召爲南京吏部主事，再遷兵部郎中。陞廣東提學副使，振孤寒，抑僥倖，標示正學。士習爲之一變。歷叅政，分哨督兵，勦新會逋寇，加俸一級。陞右布政，轉廣西左布政使，尋陞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尋

尚清靜民皆安之改總理河道時河決魯橋有獻議欲
挽河使北漸復禹故道者拯議爲今計當迹前績而度
時宜增卑倍薄塞潰疏壅分殺其怒斯爲實幹若羞出
漢人下策欲求夏禹全功工役一興必致疲民誤國所
不敢爲也蒞事之明年山東大水助河爲虐議者因而
請張之廷議別遣重臣按事商度得旨陞工部侍郎兼
都御史仍治其事乃請浚孫家渡分殺河勢甫興工而
夏潦驟溢未及底績言者論之不已改督視顯陵工程
以盛應期代之別議開昭陽湖新河役丁夫十萬衆費

銀五十萬兩功竟不就更以潘希魯代之迄用極議河以無患顯陵之後始估用銀十七萬兩極請就陶於安陸伐石於唐子僅用銀一十萬兩畢事而以其美歸諸內帑還朝晉尚書理部事時夏言建議分祭四郊極指僚屬上議乞如舊制合享以民困財乏爲言忤旨適饒州進祭器不如式上加譴而顯陵同事內臣銜其減費不爲已利又以寢殿琉璃滲漏中之鐫秩閒住旣歸杜門不出雖當路交章薦之而葛巾野服油然與俗忘其身之貴亦不自知其可復用也人共稱其

學本楓山直亮勁節有古大臣以道事君之風隆慶初
贈太子少保謚恭惠所著定性書克復解及恭惠集若
千卷

山東布政使姚鳴南鵬

姚鵬字鳴南崇德人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福建龍溪
縣知縣持躬清正泄法精明縣有惡少二人橫行邑里
人畏之如虎鵬擒之語曰爾如虎請入虎穴斃之獄解
姓歌舞於道如更生廣大飢出公帑賑給全活者以萬
計陞工部主事權稅蕪湖却其羨一毫不染至今頌其

清歷任員外郎郎中遷視河道督理有功商民咸刊出
知邵州府部故多積弊悉爲釐革老吏惕息如對神明
時歲寇高快馬長朱白毛者嘯聚數千餘人焚劫州縣
勢猖獗殊甚當道以鵬有文武才請於朝特給令牌得
以便宜進討甫三月而殲其魁餘黨悉平又存土酋孽
猛者據險犯順莫敢擾其鋒鵬不避死身入其巢百計
周訪圖其形勢而出提督者得按圖期會進兵除勦鵬
之力居多擢福建鹽運司使未及赴尋陞山東布政使
勞心王事形神枯槁未五旬以疾卒

工部右侍郎陸元望杰

陸杰字元望平湖人光祿卿淞之子登弘治甲戌進士
第授兵部武選司主事轉車駕員外郎武庫郎中出叅
議湖廣分守荆南地當河陝二省之衝客戶雜居豪滑
難制且與宦者共事杰一以詔書從事確不可撓丁外
艱服闋改山東分守遼陽遼陽與虜接壤時與諸將吏
出獵講武蒐乘經略有備虜不敢南向牧馬陞陝西按
察司副使時虜寇榆林羽書告急上命趙總兵將京
營軍往援至則屯綏德不進杰親率遊擊總兵官合師

出戰斬獲甚多虜遁去乃奏撤趙總兵軍有急願以身當之居數歲虜不敢犯邊降者日衆還右叅政分守秦鳳涇原寧隴等處地方擢江西按察使轉右布政尋遷廣東左布政使五嶺以南擅番舶之利杰懲犯禁者數十人民始歛輯安南貢使不至朝議以都御史毛伯溫督師征討杰預偵安南隱事爲伯溫密言可不煩兵而服伯溫以聞上許便宜罷兵未幾莫登庸果青衣上表請罪補貢如其言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時大駕幸楚供億浩繁杰處分若素定隨奉章聖皇

太后梓官南祔水陸供輸無不祗備進工部右侍郎仍兼都御史撫其地丁內艱會以使者言致仕去久之

上念杰不置每有除拜輒問陸杰安在及御史王應鍾疏薦杰上驚曰陸杰固無恙乎以原職召晉侍郎屢有白金文綺之賜御札諭問稱曰冬宵大臣而不名杰感激就道冒暑過勞卒於官贈工部尚書杰負氣剛直侃侃不阿自爲正郎時武廟南巡杰與黃鞏陸震伏闕極諫上怒廷杖四十幾絕而甦由是直聲震天下杰入仕四十年歷五省十三任皆積勞序還不爲巧

經濟

卷之十八

三

光緒堂

宦而所至有聲爲文明潔邁勁凡文檄奏疏若干卷

福建按察副使陸君美佩

子鈞銓附

陸佩字君美郵人登弘治癸丑進士第授監察御史刷
卷廣東巡按福建山東皆銳於經略風裁獨持陞福建
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時海寇充斥編戶焚蕩佩乃演水
戰火攻之法距擊之而又設畫樹防什伍海艘程出入
時往來立賞格嚴哨探定保甲邊徼肅然已而汀漳山
民嘯聚爲盜常路者以兵事屬之佩增築三堡據險守
要謀賊半至麾伏卒突擊之又張奇夾擣俘馘無算地

方救寧閩人德之勒石月港以紀茂勛及被論免歸監
司行部每見咨訪輒縷縷陳說利害如障陂東湖增石
宅堰皆惠利至今偏性孝友天至親亡躬負土以葬兄
病親爲嘗藥乃其大者三子鈞銓鈺鈞字容之正德甲
戌進士授南京車駕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知安慶安
慶自逆濠之變毒於兵燹鈞至尤加意撫循之歲侵則
爲粥以食飢者所全活以萬計陞貴州按察副使兵備
龍里時龍猴二場軍夷以貿易亂鈞往治之故戮死囚
數人徇衆禡其魄遂繫倡亂者戮之餘皆帖服歷廣西

福建藩臬長所至皆有表樹陞都御史巡撫保定禁倭
靡清侵冒鎮撫達官飭固城守咸經制遠圖不瑣瑣爲
旦夕謀會聖駕南巡釧倉卒經畫百務立辦而中貴

與都護輩索賂不與遂犯衆怒而御史胡守中因中之
落職歸竟卒銓字選之嘉靖癸未進士除刑部主事改
兵部武庫郎歷禮部儀制郎中時上方稽古禮文以
隆制作四郊九嬪親蠶親籍諸禮內降旁午而討論陳
奏頃刻凡數四宗伯大臣盡倚以爲辦莫不當上心
資望功賞皆宜得右秩而柄用大臣以圖上祭器不先

關白遂大忤意出爲福建按察添註副使益自策勵嘗攝海道漳故盜藪而利窟也諸射利奸人多以厚資餌監司闌出爲患銓獨嚴設禁網剗剔奸蝨卒不爲諸射利者餌轉河南叅政撫民南陽陞廣西按察使時弩灘徭賊侯公丁雄處胡藍二姓之間相助爲寇或議大舉兵盡誅之銓曰堅賊黨而分我兵且逆順難明非計之得也不若計殲渠魁而撫其餘監軍者如其言而弩灘果平陞廣東右布政使以內艱家居卒銓質性英銳讀古書一目卽解解卽不忘搦筆爲文卽奇氣橫溢滾滾

莫禦而卒不戾於矩度。雄視天下。謂豪俊莫能相先。而當官蒞政。剽繁解劇。不啻庖丁之游刃也。時方以儉烈期之。而竟齋志以歿。識者憾焉。鉞別有傳。

刑部侍郎虞惟明守愚

虞守愚字惟明。義烏人。由進士。初宰嘉魚。調萬安。懷民以惠。召拜監察御史。上言。時政之不便者。忤旨。廷杖得不死。出按福建及徽寧等處。彈治不法。如鷹鷂之擊鳥雀。貪墨之吏。望風解綬。然不事毛舉。獨持憲綱。被其激揚者。人人自奮。轉大理丞。尋陞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

軍務所轄將吏悉鑒其才鄙勇怯而兼容之是以鼓舞羣職吏無不稱之懼歷大理寺卿以南京刑部侍郎謝政歸歐陽南野極重之每日維明之歷官凡三變焉結墨綬以恩持霜斧以威及建節秉旄則又恩威並用以合容躋卿貳蓋維明抱經濟之略故隨地異施無不當可是非枹片長寸善者之所易及也人以爲確論所著有經書一得錄虔臺拙稿東厓文集

都御史魏士華英

魏英字士華慈谿人舉進士授博士拜監察御史巡按

四川上官安鰲暴亂三十餘年。輒設法擒之。奉命闕京。營以卒伍耗損。坐爲勲戚權閹所隱占。一糾以法。不爲前却。陞湖廣副使。永順保靖二宣慰分占峒寨。讐殺累年。英下車。輒爲理曲。直示憲典。刻竹符多寡定罪。遂皆偕伏。進江西布政使。寧庶人方恣橫。欲盡私南昌所屬河泊課鈔。英力拒之。及諸敦紀肆虐。一不爲借。陞都御史。巡撫貴州。會乖西苗阿雜爲亂。屠城堡。僭王號。英按其形險。盡得虛實。於是授方任能。環師急攻。連破六寨。俘斬數千。招降以萬計。蜀寇方四流。劫諸郡。兵連湖湘。

刻選精銳，擣其中堅，四面合兵夾擊，大破之，斬獲甚衆。
捷聞，賜勅褒獎，錫以金幣，因積苦兵間，遂乞致仕，家居。
日與朋賓賦詩飲酒，恣意所如，絕口不談世事。英自弱
冠筮仕，歷三朝，更七命，廉慎不渝，而倜儻敢爲，臨敵制
變，機智溢出，故動獲萬全。然謙恭和遜，未嘗自伐，奏彈
輒削其稿，平生詩文若干卷，號報古集。

右都御史俞良佐諫

俞諫字良佐，桐廬人。鄖陽知府薰之子，登弘治庚戌進
士第，授長清縣知縣。政多卓異，吏部考爲東藩第一，令
經濟。

拜南京監察御史慨然以澄清爲己任奉勅清戎西蜀
嚴明不苟盡除積弊後繼御史因其法不敢變至爲師
善碑以紀之縉紳修爲美談正德初擢河南按察司僉
事雪花崖賊呂梅等作亂諫率兵破之擒梅以還俘其
黨數千人內艱服闋除山西清獲三關隱稅屯地六萬
餘頃招集願投軍士一千餘人時逆瑾方擅威福擢出
內批遣寺丞往邊境諸郡取兵爲它用諫慮其意不可
測白廷撫大臣寢其事擢江西布政司叅議適大帽山
賊甯聚信豐安遠諫設計擒之陞廣東按察司副使未

任轉大理右少卿已而轉左隱獄多所平反陞右僉都御史總督蕪松等處水利衆議方急開白茅港諫謂港近海沙隨潮上下旋開旋淤徒勞民力上疏罷之未幾山東賊劉七等往來江上爲患擢諫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專理操江賊竟就擒時江西桃源賊王浩八率五洞蠻兵劫掠州郡上勅諫往督軍務諫還將運籌靡間晝夜凡九征皆大捷遂蕩平其巢穴以功進右都御史賞賚白金表裏詔復巡撫其地建昌賊徐九齡者爲患尤劇積三十年官軍不能討諫復督師盡擒

以還。上大喜。手詔褒獎。陞俸一級。時宸濠方蓄異志。以得。上賜欲撫臣以下。朝服賀。諫不可。又去其左右。爲惡者。濠怨諫甚。屢欲殺之。無間。不敢發。諫遂引疾乞休。濠納賂權閹。奪其官。既歸。杜門不出者六年。嘉靖改元。召督漕運。兼巡撫淮陽等處。清冤獄。黜貪吏。所至肅然。復平河南王堂等寇。召入治院事。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莊襄。諫經學淹貫。敏達過人。剛毅敢爲。事不避難。才兼文武。雖古之名將相。不是過也。處鄉黨。好善惡惡。分別甚嚴。人多畏服之。

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汝成玉

汪玉字汝成，鄞人。弘治戊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遷湖廣按察司僉事，攝辰沅兵備。湖藩六道，辰沅最遠，而永順宣慰司方恃其富強，納賄椎奸，斷地之屬保靖者，舉兵相殺傷，無虛歲。朝廷勅大臣會勘，或受別旨，欲有所左右，而玉執理益堅。豪有力者不能奪，先是永順以黃金器若干餌玉，玉聞之，命擒其使，使遽逃匿。至是，陰令劍客刺玉，人多爲玉危者，而玉屹弗爲動。難竟不敢作人稱是役也。玉之勇過貴育遠矣。在沅再期，鋤

奸祛蠹罄竭心力復構書院於明山之麓聚諸生爲之講解士多典起者尋更巡武昌黃州會宸濠叛陷九江九江與黃蘄接壤倉卒備禦分守者稱疾不敢出而王遽沿流入蘄蘄吏民方豕駭欲竄王諭戒稍定日夜修城增埤募民集兵皆越宿而辦黃梅有粟萬餘石與九江僅距一水衆謂在虎牙間而王從容取歸州城賊睥睨不敢犯未幾武宗南巡供億賞犒之需籌畫周悉聲聞日益起然性簡亢不能事上官積勤六年而薦剡不一及僅擢郴桂兵備副使強賊王廷鑑爲患率民兵

知其巢窟悉殲之當道無知者其於事惟自盡其心而
不欲以聞於人類如此未幾丁艱服闋補臨清兵備晉
山東按察使行之日毫倪泣送滿車下八閱月而晉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整飭薊州邊備見西
北邊凋耗已極實將官倍克所致首議甄別將官賢否
明賞罰以示勸戒仍劾去貪酷之尤者二人邊境肅然
明年春畿內賊楊恭作亂承突輦下玉調叅將郝通
授之方略不數日折其首凡防禦方略鐵冶利弊與夫
重守令審均徭清錢穀皆熟計而條陳之劬勩歲久遂

經濟

卷之八

早

光碧堂

成消渴之疾，乃懇疏乞休，不許。疾作，竟不起。得年僅四十有九。所著有二書：碎義、書經存疑錄、雜記、敝篋留稿，凡若干卷。

兵部尚書胡永清世寧

子純繼附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爲德安推官。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相切磨。學問時稱南都四君子。詔求直言，世寧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

擢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叙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乏人佐理。出知府廣西太平、太平、樟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好夷其上。先守多難之世寧，至則馭以威信，略去文法。李濟，太平酋豪也，叛殺掠士吏，積不服。世寧誘濟中表兄趙元埏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賊殺上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上知府黃暘更服事之，至是畏慕世寧，欲來歸。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文昌懼，起兵來奪。世寧守孤城，危甚，而屬邑上兵嘗被世寧德者，奔命遠。

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黃賜
乞爲世寧養子土官世襲輒展轉結勘索賂土夷土夷
以故怨叛益輕中朝人士世寧令土官生子卽聞府子
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得携見太守
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於朝土官太
悅服謂胡太守仁廉尋以母喪歸爭泣留弗得也服除
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司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
林瑪瑙桃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發近地兵討之
世寧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絡號數十萬江西兵素集

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集爲不可使世寧日夜撫循漸
爲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爲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
下兵始強廼前奮擊賊十餘戰大破之所殺虜追復業
無慮數萬人而叅議王泰者忌世寧功譖之俞諫狀不
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濠縱毒陰結羣
盜謀爲不軌世寧上疏論攻治二策未及王乞早以禮
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世寧指寧王怒諭世寧斬罪
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爲離間親藩因徧
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

介坐世寧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世寧先是世寧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覓徒挾上旨襲世寧巡浙御史潘鵬附濠盡囚世寧家人索世寧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江按察使匿世寧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慙慙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啓克徐文華輩竝疏論救諸奸亦懼後事未可知乃得出戍潘陽居四年宸濠果反起世寧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世宗皇帝

新卽位自喪所上言。聖孝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改刑部尚書。永嘉惡陳九疇欲殺之。世寧力爭。九疇忠勇。有功河西。不可殺。九疇快奸回。輕中國。九疇得不死。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力辭。至三疏不允。乃援姚崇李綱故事。上定武略。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土夷足邊儲。絕弊源。正謀謨。惜人才。十事要說。時安仁倡言太平勸。上銷兵興禮樂。世寧又特疏武略人材二事。上知世寧忠鯁。促上任。議行十事。世寧又議弃哈。

密不可勞中國奔命小夷閉關絕貢便芒部酋沙保本
未誅矯誣請賞力薦陳九疇馬昊可任軍旅唐龍可爲
兵部侍郎相佐助在告又上武備人材邊儲三事世寧
自度不得行其志決意辭疾去逾年召爲南京兵部尚
書恭贊機務辭不起未幾卒贈少保謚端敏鄭端簡
曉曰公朴忠直亮氣壯才雄克以學問優於經濟澹泊
寧靜清素不淆席文襄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
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議哈密與南海不
合論芒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薦賢才安仁以爲侵

官相壓亂政發怒訴於朝哈密土魯番疏制置極洋土
魯番切曲先衛人牙木蘭爲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我
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卽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公
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
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
珍奇啗時貴自成化至於今中國爲彼欺負今欲甘心
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爲餌釣大利宜勅王
瓊爲國忠謀先盡復爪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
植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勅降印庶不辱王

命且土魯番。恫喝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
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
父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又薦馬昊施儒楊必
進及陳九疇爲將。皆報聞。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
九疇得免奇禍。昌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
賂。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公。論大
禮。是永嘉安仁說。竟不肯相依附。賴上明聖。憐其忠。
鯁終始。春注云。公有奏疏。行於世。其危言正色。遠慮深。
憂天性然也。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引疾乞致仕。次子

繼幼讀書不大了了公亦弃之公調兵至江西兵官以公故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可見吾父哉兵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公歸閱大異之領兵官非能曉此者詰之不能諱具以告公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略公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公之上寧王事繼跪曰疏人必重禍奈何公曰吾業以身許國矣疏上公下獄繼以念父病死公母獨不哭曰此兒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江西恭政張用載大輪

張大輪字用載，東陽人。舉正德甲戌進士，授工部主事。三載報政，忽憂父疾，心動乞歸。抵家，父果疾亟，奔走醫藥，卒不起。得親視飯含棺斂，悉如禮。人以其孝感，起復補刑部主事，轉郎中。詔因多所平反之，死而生者凡數百人。權建寧知府，有酗酒殺兄者，賄有司，又不決。大輪至，竟置之法。時久旱，缺決而雨。古田寇作，當道難其討。大輪獨馳檄曉，以禍福盜尋解，散不煩寸兵。而四境宴然。尤溪二大姓構訟，踰三十年，有司掣肘不能決。至結管聞死者百餘人。大輪承檄，單騎詣解，輒伏罪。更知當。

州權福建按察副使遷江西泰政咸著靖亂之略以母憂去卒於家

刑部尚書何世光鑑

何鑑字世光新昌人成化中進士初知宜興有聲拜監察御史奉勅查覈邊計將吏肅然又疏論度僧道之非事遂寢正色直言朝廷倚以爲重出知河南府有詔取嵩盧鑛洞鑑執奏止之歲大侵人相食多方賑濟所全活甚衆歷右副都御史巡撫南直隸理浙西稅糧濟興松白茅等港所至利興弊革畏壘之尸視迄今不忘改

刑部侍郎奉命安撫河南湖陝三省流民安集撫循人
人置之懷抱進南京兵部尚書召爲刑部尚書再改兵
部賜蟒玉時巨寇劉六劉七等倡亂劫掠府庫逼近畿
甸鑑處分守禦悉中機宜賊以次盡平加太子太保柱
國光祿大夫官其子錦衣衛百戶當是時宸濠反蓄逆
謀求復護衛鑑五履奏堅持不許尋乞休歸後濠反人
服鑑之先見鑑寬厚簡重而涇渭洞然敷歷中外幾五
十年矢心經濟不爲家謀居憂時凡鄉邑利病力皆有
司興革之鄉人感德建祠歲時俎豆不廢所著有五山

奏疏五山吟稿藏於家

工部左侍郎龔實卿輝

龔輝字實卿會稽人領正德丙子鄉薦第二至嘉靖癸未始成進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時營仁壽宮并先蠶壇殿奉勅督大木於四川得大木五千餘根板枋亦如之而部劄欲再倍其數公私俱困民洶洶適堦見詔求直言輝遂上蘓民困以弭天變仍繪山川險惡轉運艱苦之狀一十五圖各爲貼說具奏卽命停止蜀民如脫焚溺陞福建按察副使改命提督陝西學校隨陞

本省恭議勅理黃冊著全陝政要一書軍民利病畢載而尤詳於制虜折衝之略陞廣西按察使尋進右布政以征蠻勞勩與有銀幣之賜轉湖廣左布政使未幾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時旁邑同安盜發輝甫下車卽嚴督所屬并隣境協力夾攻賊隨授首繼而懸繩掛坑苦竹大山白葉峒三巨寇劉廷選蕭鉄古陳榮玉等各恃險負固劫掠三省而懸繩尤甚輝乃行十家保甲法如故事然陰檄漳南嶺北諸道或分布犄角以備聲援或設伏間道以防奔佚部勒所司各率精

銳三路竝進。後遍揭曉諭。使相捕自贖。而携其心。一夜兵忽至其地。遂平懸繩之巢。其他二巢以次勦滅。陞俸一級。賜白金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奉勅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時河流忽東注淮市。廩幾大決。議者以爲必上聞。輝曰。民危在旦夕。而循故事待報。此於避形迹爲善。非任事之體。亟下令就所決築隄。實土於破舟沉之旋壓以石。水勢遂緩。凡若干月。費若干而隄成。濶若干丈。淮人賴之。召拜大理寺卿。尋陞工部右侍郎。未幾轉左。已而考滿。獲請封廕。如故事。會有銜輝者。欲中之。

無他，可指摘，遂出之南京。輝決意乞休，得請致仕。卽日成行。士大夫設祖都門外，傾城出送。作完名篇以美之。輝性和悅，甚宛若笑然。故就而見者，相與稱輝爲笑齋。輝曰：是善名。我因以爲號。比其當官，屹然法守，不可奪。大利大害，視義所在，不少一就。自筮仕以來，奉勅八道，遍歷九州，所在立祠報德。一碑深以盈滿爲懼，未嘗治垣屋，市田園，非衣惡食，不異寒士。詩文皆溫雅簡切，若干卷，藏於家。西槎疏草二卷，其疏并圖，采入經濟錄。全陝政要二卷，皆行於世。

江西左布政使俞舜臣夔

俞夔字舜臣建德人登正德丁丑進士第授安福知縣會宸濠亂奏免朝覲多保障功擢長沙府同知擒劇盜彭思祖等五千餘衆陞四川按察司僉事兵備安綿會歲飢請發內帑二萬餘賑濟劍巴等十一州全活以萬計番夷玻柘等糾結神溪諸番入寇邊將許仁敗績死之夔出奇擒番酋千萬山等三十七人復古維州侵地千餘頃築平番赤土二堡捷聞奉旨獎賚尋陞本司副使兵備建昌建昌土番雜居無肯躬至徼外者夔深入

不毛番人吐舌失氣。塩井土官刺馬仁等相讐殺。變。兵悉討平之。陞江西按察使。歷本省左右布政使。卒於官。所著有六詔紀聞及揚芬錄。識者觀之。有以知其宦蹟貽謀之遠云。

兵部尚書毛汝厲伯溫

毛伯溫字汝厲。其先爲三衢人。祖名休者。守吉安。因家龍城。其後遂爲吉水人。領正德乙卯鄉試。明年第進士。授紹興府推官。每斷獄。委曲詳慎。務中人情。不深文以矯名。郡人呼爲毛青天。徵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巡按福

建左布政某用賄入司大理溫論劾奪其官丙子巡按河南鎮守太監孫某往在山東詰御史得直人多畏之至是市猾羅求匿府中爲奸利溫發其罪狀窮逮頗急孫怒謂人曰是鉗辱我我將甘心焉溫聞之一日至其府謂曰吾未朝食盍食我食我必宴樂醉飽始得孫不能測強具食食半謂曰外間聞公有言故來相就能待吾食已也孫驚曰是何言是何言公天子法官也吾何敢溫哂曰我固知無是事也聞公在山東詰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御史爲公訐遂有名人多隣之公既失

利且誰不切齒者吾固知若有憾也相與大笑痛飲而罷戊寅巡按湖廣洞庭水寇出沒湖中而剽掠多在郡縣巡徼與邏湖官軍互相抵牾寇不可弭溫移守備武臣居岳州兼統之患以漸息明年宸濠反督兵九江斷上游奔逸已而果獲殘黨賜勅加俸湖廣視河南時事孔棘然政體練習激揚有方至今湖南北婦人孺子談稀奇事必曰是出毛御史雖踵譌言不易以他姓也

世宗皇帝卽位擢大理右寺丞尋轉左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北隣套虜恃兵爲命首罷衙前

標軍三百名歸營諸司無敢以兵自衛者檢屯田沒於
河者蠲其軍租未幾大獄事起以溫嘗在大理坐論罷
職歸壬辰九月薦起遷撫順天未上改理院事尋陞右
副都御史同考察京朝官以誑謬復罷歸丙申皇太
子立將詔諭外國上以安南久缺朝貢詔使不通議
典師責問而難其人廷臣舉溫可任大事遂以右都御
史起用至京疏言朝貢不至由莫登庸爭亂所致宜馳
檄問罪而赦其脅從交首且獻誠矣其或不恭必行天
討則諸方略不可不圖謹上六事會以廷議不果陞工

部尚書奉勅提督天壽山工程諸陵石柱道遠車摧勞費千萬溫以意製八輪車前後聯絡隨地險夷爲低昂工作易就而費省十之四五上聞之喜賜繡囊銀勺各一戊戌復議安南陞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復上五事大約申前說而增其未備徐以議不果協理院事己亥聖駕南巡慮宣大諸方切近畿甸初溫總理整飭宣大山西三關軍務大同之北川原漫衍難以守望先是巡撫張文錦議建五堡叅將賈鑑不能和撫士卒卒激禍隕身是後論者競以五堡爲諱溫曰昔之債事由

處置失宜勞逸不均非堡之害也於是卽舊弘賜鎮川
二堡廣之於鎮川東增堡曰鎮邊弘賜之西增鎮虜鎮
河二堡堡相去各二十五里募新軍三千實其中蠲廢
田之租使之屯耕以一參將督五指揮分守之先是虜
入大同無虛歲至是五堡橫峙聲援易及警報鮮至五
月還院仍協理院事八月上決意南征加溫恭贊軍
務同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南行始安南黎利代棟而王
四傳至嗣爲陳晷等所殺嗣無嗣國內爭亂其臣莫登
庸父子割據其地黎氏舊臣鄭維勝等告變且以黎寧

爲請登庸納表乞降朝廷遣官廩之未得至是勅溫得
以便宜行事且視誠僞爲行罷議者多主黎氏欲乘衆
取故地郡縣之溫旣廣集羣策遣人宣布朝廷威德反
覆利害夷民上狀爲莫登庸送款者甚衆溫懼夷性叵
測未可輕信下令籍諸省土漢狼達水兵二十餘萬兩
廣分三道以入一自馮祥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
順欽州烏山三哨援之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利
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布營登庸聞益懼
屢使請罪且言黎氏已絕無可推擇朝廷曲赦其死願

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正朔。朝貢如制。猝極悲懇。溫
念安南罹禍已久。聖天子全覆宇內。不忍一夫失所。
平其毒亂。豈以貪利土地爲心。且窮治太密。非羈縻遠
夷之道。遂定計納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
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候命。遣弟子莫文明代詣。
闕下。溫爲疏請。上從之。以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分治
其地。處惟賒等內地。厚予田宅。訪黎氏之裔。館之他州。
進溫太子太保。加賜銀綺。詔班師促入院。自陳乞休。不
許。協理院事如故。每北虜犯邊。兵部有所建白。必令溫

議以上未幾遂理兵部事往時諸邊將領轉遷計納賂厚薄爲遲速莫不稱貸以行謂之債帥帥不能償輒假科條沒入軍士衣糧廢削日甚以是邊兵貧弱不支敗衄溫謂此弊不除雖有奇策不能取效痛禁抑調發以杜倖門已而奉勅提督團營軍務親軍衛士多勲戚中貴子弟怙勢干寵名實莫究冗食濫爵未有齒及溫銳意清汰怨謫日起不爲動溫善任人有所諮詢虛已相下卽廝卒皆得盡言以是將領勇怯賢愚無不周知應劭凡轉不少執吝諸邊兵力財用不足疏至卽議遣

發無遙制之患。巡撫順天都御史朱方以邊境無事，乞罷戍兵。已而戒嚴方得罪，溫亦坐是罷歸。家二月，疽發背，卒。年六十有四。溫平生豁達大度，友愛和易，易與與人居，言語嫗嫗，不爲崖岸。急人之難，援之不克，邑邑如有所失。以是宦游四方，無間識不識，鮮不願與納交者。氣宇沉緩，臨大事剖疑析奸，聲氣不露。言人之善，若出諸已。卽揆文削牘，有爲增一言易一者，終身念之不忘。故能所至有聲動，無敗事。建五堡時，人爲之危，而堅任不惑。及征安南，倖功者謂溫必有冀望，然卒奉上

德意保全生靈。兵不血刃。師不羸糧。默定替亂。懷服南
土。未嘗張皇。變幻詐飾。觀聽雖由稟受。成筭亦其謹厚。
慈惠出於天性。然也。若溫者。不獨爲能臣。抑亦可謂之
純臣矣。

兵部尚書張惟靜時徹

張時徹字惟靜。鄞人。年二十。其父鄉。二十四登進士第。
筮官南都。主繕司事。爲郎。司武銓。司儀。稍遷副使。督
江右學。備兵臨清。叅知福建政事。長雲南。泉。旣轄山東。
藩。爲右使。改湖廣。轉河南。左。以御史大夫。開府四川。改。

江右遷南少司寇，改少司馬，以尚書贊南都軍興事。時
勸以經術取卿大夫所居吏，盡吏職所崇學，遵先王之
業而潤色之。治禮禮辨治兵，兵律具一時稱爲完人。其
持文秉，廣厲學官之路，勅郡縣諸長吏，不得受請寄，有
秀才異等，待之不次。敗羣者輒斥之，士莫不瞿然傾化。
其執憲平，鈎校律令一遵。高皇帝理法，不以委幽生。
意訟者，蝟集吏抱牘與身等，無不立斷之。如馳填重地，
則簡率伍，多間謀，弭盜盜不敢入境。按殊域以嚴東吏，
務在擊奸止邪。土酋保贅，螻蛄驚懼，磔人，人莫誰何。時繳

立撲殺之。一切威名流聞。夷萌懼伏。諸蕃更徯。徵發如
雨。案比不謫猾胥。因緣爲姦。豪右得避賦。而居其物時。
徽爲括貲筭度費。供著爲籍。於是占者庾蔽者。彫劫者。
無所隱賴。其在閩。在楚。在梁。類視此。楚蜀歲侵。民不能
輸。漕粟則發帑金代之輸。而緩征以補帑。民始得不困。
周王者。天子叔父也。賦人不足供常祿。有司不以時
內。內不能無侵牟其間。時徽曰。祖宗封立子弟。所以
序骨肉。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獨奈何窘之若是。輒
下有司。內如制。而禁府吏無乾沒。以病輸賦者。黔國公

私榷酒械釀者則以旱爲解時徹破其械釋之曰無益旱也大將軍仇鸞以肺腑幸於天子挾天子寵靈

侵兵事時徹持之堅鸞銜甚疏請時徹視兵塞上幾得當甘心焉然卒不能有所加而御史大夫商大節嘗籍

鸞鸞中之逮詔獄坐殊死時徹上疏訟其冤天子大

怒下詔切責時徹閣臣惶恐爲時徹請死天子怒稍

解奪二俸白草番攻石泉掠安縣鹵一提督官時徹爲師期將擊之諸大夫言擊之不便時徹曰直患賦不贍士不力誠力且贍何所養寇爲諸大夫憂計蜀將亡賄

何卿則召卿授方略已勒習兵申明約束開壁而馳之
凡數十戰戰疾擒酋五人破寨五十毀棚房四千八百
餘俘千五百有奇馬裸蕃時所部副使朱筮奉時徽檄
討平之當是時時徽備折衝之具以表戍師討白草則
克討馬裸則克幾可謂能軍矣顧守南都而不得志於
倭寇者非時徽過也去都土驚且惰不知尺籍伍符時
徽在事甫一月非素拊循者倭一旦薄城下其勢誠棘
所失亡亦不多卽所亡處奏征繕凡十餘疏天子皆
報可非不知時徽者而時徽持大臣體當自効而相嵩

見之、竟免時徽歸、時徽免而倭愈熾、已時徽管職十四、
凡三黜、督學黜、執憲黜、本兵黜、則以時徽守經、据古不
阿、當世所與抵牾者、非諸侯王、則大將軍、則嬖豎、則柄
臣、計時徽所規撫、詎云若爾、而休亦遂行、日昃盡三事、
始稅耳、歸時年五十五、歸二十餘年、尚善飯、然卒無能
用之者、語曰、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時徽顧與
若伍乎、時徽貌莊而裏實隱惻、生平無詭步、無情容、藏
居必冠、申申如也、人曰、初見張司馬、令人慙然、不能去、
去、不能不令人思、尤好推轂士、卽年少官薄、或岩穴隱

續濟

卷之十八

五

光緒重

淪時微與遊。嘗引以爲賢於已。好書。於六經典奧。舊章
憲式。無所不窺。而尤勤著述。其屬書離辭。大要歸諸典
雅。所著芝園集。外集。別集。銓定國朝文。爲文範文苑。行
於世。

兩浙名賢錄卷之十八終